

湿地情怀

袁卫东

初秋时节的一个清晨,我在时隔四十多年之后,骑行来到童年时经常嬉戏的海边。当年离老宅只有三里路距离的那个黄海圩堤,“大涵洞闸口”下的波涛汹涌的海平面,早已成为历史,昔日的海边湿地,也已经向东退去了十多公里。

在这个儿时的玩耍之地,如今映入眼帘的,除了长满各种庄稼的万顷良田与成片的树荫,就是一排排的工厂与办公大楼。原来通往黄海大堤的渡口,已经变成了只有五米长的海堤河桥,哪里还有半点我小时候的记忆。

还记得小的时候,一家六口人住的是茅草屋,外公外婆是渔民,常常在收船后通知我和姐姐去船上拿些泥螺、梭子蟹之类的海货。那时候,三里路的路程,总感觉自己与大海只有“一瞬间”的距离,和大海的关系也是那样的亲近和亲密,而如今,却已变得更“陌生”、更遥远。

一路向东,迎着微露出一点鱼白的晨光,我的车速放缓,向着被人们称为“湿地之光”的黄沙港特大桥的高处进发。在我前面,有几位戴着“车手帽”、骑着山地车的青年男女,也是在奋力地与我同向前进。这座观光大桥,是县城的

幸福大道东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还是我市净空高度最高的特大桥。所以,当我行至大桥最高处时,俯瞰眼底的湿地与远处巨大的“风车叶”,瞬间就感受到了什么是“震撼”。桥上已经有好几辆私家车行到桥上,车上之人纷纷下车拍照摄影,或是合影留念,好一番热闹的景象。

沿着已经通车两年多的湿地观光大桥向东而下,我的眼里,除了满目青色的芦苇滩,就是不时与自己近在咫尺的海鸥、白鹭等鸟类的“亲密接触”,它们超低空飞行的技巧,真是“炉火纯青”让人赞叹不已。初秋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海的腥味,射阳河水在这里奔涌入海,显得格外壮观。借着东北面吹来的微微凉风,我平复了一下有点激动的心绪,下桥继续往湿地的纵深处骑行。据说当年建这座大桥时,射阳人就意在发展射阳港的南港区,为未来的湿地保护、海上救援打通通道。如今的黄海湿地公园已然逐步形成,大桥的作用十分明显,真的要为这样的超前思维点赞。

继续行进,路两侧的盐蒿,那青红相交的颜色真是醒目,它们矮小但生命力异常顽强的特性,让我在敬佩之下,

真是看了还想看几眼。再往湿地保护区的东北方向去,那没有边界的滩涂上,成片的芦苇荡之后,又有接连不断的,一条一条长方形的鱼塘状的水塘映入眼帘。这塘也不知是养虾还是养鱼所用,很多开着面包车或者私家车上来的下丝网、打旋网的捕鱼者,在旁边的沟渠里施展着自己的体力与技能,与大自然充分的亲近,让人特别羡慕。此时,天上还有一架无人机在左右盘旋、尽情飞舞,也许,这就是湿地的广阔,所赋予的人与自然、自由与轻松带来的另一番快乐境界吧!这样的湿地,实在让人有点陶醉,这样的湿地,怎能叫人不爱,这样的湿地,“增长”得越快越远越好。

回来的路上,在儿时海边的旧圩堤下坡的树林里,一个养蜂人在两棵树之间吊了一个吊网,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在吊篮里优哉游哉的摇晃,身旁一个个摆放整齐的蜂箱边上,还有还多扑棱着翅膀的小蜜蜂,一边在幸福的欢唱,一边尽情地吸收着秋的芬芳。

也许,只有大海才真正懂得湿地的情怀。我想,此刻的我,和那些小蜜蜂一样,也被这初秋的湿地,深深地陶醉了。



碧波荡漾 彭岭 摄

金婚琐忆

李健

近日,我收到远在江南的妹妹发来的微信:“人逢盛世庆金婚,岁月流金共辉煌。五十年来情意长,恩爱夫妻永不离。”我不禁愣住了,再一想,还是妹妹细心,记得哥哥结婚的日子。

1974年9月,我在草堂茅屋与妻成婚,距今半个世纪了。最近我为编纂镇志忙得不亦乐乎。早忘了结婚五十年被人们称为金婚的日子。

品味婚后五十年,我的心中宛如中药铺的抹布五味杂陈,酸甜苦辣样样尝过。

小时候,家里虽然穷困,我还是幸运地成为家中乃至生产大队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书读多了,知道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等民间故事,《红楼梦》等文学作品,对婚姻充满渴望与憧憬。乡邻人家娶媳妇,我会随着那些小媳妇老奶奶们一起,看看新娘子,总幻想自己将来能有美丽的新娘,最好各方面条件优越些。

古语说“贫不择妻”,母亲听从邻居老大妈的劝导,给我做主懵懵懂懂地娶了家在外县的妻子。在县公安局局长的李功荣叔叔知道后,笑着说了句“出县找老婆,海通没有姑娘了?”呛得我不知如何应答。

妻是滨海县蔡桥镇人,因是家里的长女,母亲长年生病,只读初一年级就回来照顾弟妹们。其父是做了16年的村支书,耳濡目染之中,妻有了领导的风范,遇事主意周全,强势作为。印象最深的是生育问题上。那时还可以生多胎,她说了句,等大孩子长大些可以带小的,于是就没有顺势生个二胎。结果赶上一胎化,此事成了我一生的痛。

但有时她温柔得让我不敢相信。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放学后我还在学校备课,准备第二天上公开课的资料。她在带着四岁的孩子,一人做芝麻白糖馅饼。那时还是烧柴火的土灶,做好一筛一筛的饼烤熟,被儿子伸手一扒,掉了一地,她既没有打孩子也未埋怨我。

我作为家长,常常想着要有男子汉的威严,在妻面前也不是什么都让着她,对该要求的事情,近乎严苛。儿子上学后,我基于自己读书经常挨饿的经历,要求妻必须做到孩子放学必须有饭吃。这条刚性规定,真的有效。无论农活再忙,孩子吃饭问题先解决。她从没有过一次失期。在孩子以数学满分、总分第一夺得乡中考状元时,她欣慰地笑了。

平时,妻处处节俭,舍不得乱花一分钱。有一次回老家,我要买西瓜给她解渴,她说不要。过了一会,她从后车架下来,原来她看到路边树下有人摆上玻璃杯茶卖,2分钱一杯,她砍价一半,人家不卖。她就走到河边捧水喝。我狠狠地批评她,她一声不吭。我也赌气几十里不说话。现在倒好,亲友上门,她笑着把几百元一瓶的酒拿出来招待,一点不心疼。

1996年,儿子上大学,我们把原有房屋都押出去,贷款供他读书。他毕业了,要买新房,我们找上老关系户,求哥拜姐似的借外债。后来,我们凭着我几百块钱的工资收入,勒紧裤带带几年,才还清。我们住在学校门面房,冬迎寒风,夏忍酷暑,常为生活琐事争吵怄气,而不真正较劲。平淡淡然,忙碌碌碌,供养孩子读书成家。五十年来,从没有文人笔下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更不会说什么“我爱你”之类的话。

新世纪初,我内部息岗到外省高校任教。十几年的时光,城市的繁华喧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乏诱惑和挑战。有单亲家长主动表示,为她看店,承诺买车有房,不用上课挣钱。有自考班的班主任与我聊天时,暗示着要与我牵手。甚至有学院的办公室主任乐于做红娘,劝我留在城里,给了我一种成了香饽饽的滋味。可我家有伴,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我虽不是大官,但道德底线还是坚守住的。

2014年,我学起了跳广场舞、练太极拳,她不喜欢,只是散散步,搓搓小麻将。平常而又平庸的生活,一晃就老了。孙子考进大学,我俩鬓发也斑白了,真的实现了婚礼喜庆贺词所称“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莎士比亚曾说,“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座地狱,一辈子鸡争鹅斗,不得安生,相反的,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就能百年和谐,幸福无穷。”

要是说怎样的称心如意,很难讲,看你怎么讲,随你讲。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趾头知道,你也金婚了,自有答案在心头。

与秋同在

张永成

秋天,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悄悄地降临在大地上。它不像春天那样生机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热情奔放,更没有冬天的银装素裹,但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秋天里,在我的家乡四明镇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里,硕大的芡实叶片铺满水面,一派青葱翠绿生机盎然。鸡头米稳健地扎根泥土中,身披绿甲,站立在天地间,显得神气十足,构成一幅幅生动“芡实丰收图”。芡农们穿着连体水裤采收,沙沙作响的声音,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分享彼此的快乐和幸福。沉睡在水中的鸡头米在漫长的生长和等待后,终于跳出了黑暗,香气扑鼻,甜软爽口,像是一场展示成熟果实的盛宴。

“芯谷里”的稻谷成熟了,万亩优质水稻在不断与阳光的碰撞摩擦中,已披上了金灿灿的甲,随风泛起层层金浪,饱满的穗粒就像那晶莹剔透的宝藏,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光芒,沉甸甸的,累弯了腰。在蓝天白云下;在习习的秋风中,弥漫着清新的稻香。秋收的盛景如诗如画,把汗水和智慧浇灌着这片土地上的农人,便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脸上笑容灿烂,话语中充满了自豪。因为那意味着他们的付出即将得到回报,也为射阳大米优质资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姑爱难忘

汤静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记忆里始终年轻善良的老姑,迎来了古稀寿辰。

老姑的生日,恰逢国庆小长假,欠未谋面的众表兄弟姐妹们,如同候鸟归巢般齐聚在老姑的生日宴上。晚辈们纷纷以独特的方式向老姑倾泻着思念之情,表达了晚辈对老姑的尊敬。我父亲兄妹六人,二叔及四位姑姑,其中老姑年龄最小,按照当地习俗称作“小老巴子”。那时的“小老巴子”往往会得到父母和兄长姐姐的偏爱。当然老姑也不例外,然而,她却从不独占这份特殊的爱,而是将其无私地转移在我们晚辈身上。

老姑出嫁前,与我们相处的时间最长,感情也格外深厚。可她不端着长辈的架子,是我们最亲近、最能谈心的长辈。曾经,物质匮乏,精神世界也平淡无奇。我们这些晚辈,家中兄弟姐妹众多,既非被上天眷顾的骄子,也不是备受宠爱的明珠,只是一群普通平凡的孩子,没有耀眼的光环,更没有过多的宠溺。那时,但凡我们小辈有什么心愿,都不敢向父母启齿,就会找老姑传达。老姑总会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周全,有时还掏出自己的压岁钱贴补我们,也不让我们受到了点儿委屈。

记得刚入学时,爸妈费尽心思为我们准备的学习用品,没过几天,不是这个丢了橡皮擦,就是那个少了削笔刀,有时连文具盒都莫名地失踪。不敢报告老师,又害怕父母责备,于是,我们悄悄找老姑帮忙。老姑总是设法变通为我们解决难题,以解我们的燃眉之急。每当我们拿着三好学生奖状回家时,老姑特别开心。

那时,看电影是我们唯一的文化娱乐。村子附近曾经有驻军,我们村是军民联防单位,村民可去军营看电影。离家最近的叫“边防哨所”,约四里路,稍远的叫“驻军三连”,更远的叫“地下空军雷达”。我们村里人都简称以上三家为:哨所、三连、雷达,他们每星期不停地轮流放电影。通常父母只带我们

老东园村人种植蔬菜历史悠久,在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中富了口袋。品种之繁多,菠菜、韭菜、萝卜、山药、茄子、西红柿、辣椒、豇豆等可谓应有尽有,其中要数“美人白”萝卜最为出名。田间小路纵横交错,走在其中,放眼望去,一片片萝卜田里,绿色的萝卜缨随风轻轻摇曳,覆盖着整个田野,微风拂过,一根根藏在叶子下白白胖胖的大萝卜显露出来,一半扎根泥土,一半露出地面,煞是可爱。在一派美丽迷人的丰收景象里,老东园人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体会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温暖的怀旧与成就感。

晚霞余晖,温柔抚过,村居农庄的晒谷场上,农人们把白天阳光洗过的稻谷、玉米等及其“小粮杂谷”拢成一个个堆子,沉浸在稻谷和果实的甜香里,欢声笑语,感受着大地的恩赐与勤劳的回报。为故乡的秋天,增添了无尽生机和难得的暧昧,希望与梦想在一堆堆粮袋中延伸。晚餐吃得早的大爷大婶已在村里的文化广场相聚,随着《好日子》的节拍甩开了膀子扭起了腰。

秋天的季节一定是丰收的季节,秋天的颜色一定是五彩斑斓的,秋天的景色也一定是美丽而充满诗情画意的。

秋天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给人以依恋和陶醉,我愿与秋同在!

“直向忙中得少休,一生缘分属清幽”。难得清静,而诗中一个“缘”字,却如同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恩之“缘”,让社会充满温情,让友谊更加醇厚。于我而言,因一份特殊的“缘”,让我有幸结识到建行的几位文友,因此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对建行产生了莫大之缘与无比感恩。

还记得那年高中毕业后,我到县城参加招工考试。一下车,县城范围内的唯一标志性建筑——中国建设银行射阳县支行便映入眼帘。那座楼房高耸入云,巍峨壮观,将人们的视线引向高空,带来无尽的震撼。那一刻,我心想建行必定是一家大银行,要是自己能与之结缘,那该多好。巧的是,建行、建忠,这是我的心灵与建行第一次碰撞,因而产生的火花,美得让我欣喜不已。此后,每当我问起我的名字,我总会自豪地炫耀道:我的名字叫建忠,中国建设银行的建。

人生有时处处充满奇妙的机缘巧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农村信用社,成为一名农村金融系统工作人员,自此便有了与建行接触的机会。清晰地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组织各银行业办公室负责人到中国建设银行射阳县支行参观学习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正是这次学习取经,让我真正认识了心中羡慕已久的建行。通过参观,我发现建行员工仪容仪表和蔼可亲,服务工作热情周到,职工之家的布置也格外温馨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地方。也就是在那时,我结识了帅气且才华横溢的本公司主任。对于我喋喋不休提出的有关“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等建行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他总是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回来后,我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一遇到难题,便第一时间打电话向国庆老哥请教,他俨然成了我办公室业务的坚实“靠山”。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我们后来都成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的会员,在几次盐城市银行业协会组织的征文比赛评审活动中,我们一同坐在评委席上。我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向他讨教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的知识。

2009年1月,我调到城西支行营业部担任负责人。由于长时间在机关从事文字工作,业务经营管理尤其是柜面服务成了我的“短板”。幸运的是,我们支行的隔壁邻居是建行的分理处。于是一有空闲时间,我就走进他们的营业间,与分理处负责人和柜员探讨交流柜面服务的艺术,而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经验。有人说同行是冤家,但我们两家紧密相邻的网点却相处得极为融洽。我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两家网点的考核位次都靠前。

自从加入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后,我与其他金融业同行文友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中国建设银行盐城市分行办公室的邓洪卫老师更是我学习的楷模。他不仅小说写得精彩,评书表演也堪称一绝。在邓洪卫老师担任江苏省金融作家协会主席期间,我经常向他请教文学创作方面的知识。在他的关心和推荐下,我的文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我的几篇拙作还在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组织的金融报告文学作品大赛中获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洪卫老师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引路人之一。

在中国建设银行射阳县支行,我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文友严东亚。他不仅是银行业务上的学习榜样,还是我文学作品发表后的“首席评论员”。“善建者,情牵客户德泽广施成伟业;贴心人,光辉普惠民心所致兴建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其实有着很深的经营之道,他无时无刻不以自己是一名建行人而自豪。他还时常提醒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自己是射阳农商银行的一员,要多写射阳农商银行的好人好事。我一有文学作品发到微信朋友圈,他总是第一时间点评鼓励。他的信贷业务十分出色,还经常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撰写成调查报告发给我,让我帮忙“润色”一下,并要求加上我的名字。其实,我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不过是帮他投稿罢了。没想到,他主笔的大作登上了《中国县域经济报》以及《中国银行保险报》等国家级报刊后,让我也跟着“沾光、露脸”。

从无到有,这是一个跨越,从零到一,这是一种质变。犹如一颗刚刚萌芽的种子在土壤里扎根。离不开阳光的照耀、雨水的滋润,我与建行人结缘随着时间的沉淀越发深厚绵长。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也许有的擦肩而过,有的点头之交,有的萍水相逢,但我与建行人相知相识,即便是岁月更替刻下一圈圈年轮也割不断我们之间的信赖相助与深情厚谊,亦已长成一株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见证缘分的足迹,正是这浓郁的建行文化滋润着我,建行优秀员工关心着我,激励着我在工作中的每一天乃至每时每刻。知恩图报,学会感恩,我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刻苦努力,拼搏奋进,向建行学习,在农商银行与建行之间架起党团结共建桥梁,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值建设银行在盐城走过七十载春秋之际,衷心祝愿建行“始终走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前列,成为世界一流银行”的伟大目标早日实现。

从头开始

陈建康

四年前,我从务工单位被清退后不久,头上生了湿疹,痒痒难忍。经皮肤科医生诊治,配了药膏和专用洗头膏,需每日涂抹和清洗。为此,医生建议我剪去长发便于治疗。于是我只好剪去几十年一贯制的三七开发型,塑造了一个光头形象,成为名副其实的秃头强。久而久之,我也从秃头悟出了一些生存之道。

从头开始,虽然有很多不舍和无奈,但这是形势所逼。过去在单位里既忙碌着又享受着,虽然工资待遇不高,但衣食无忧,属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存型人群。被清退后好似断了炊,为了生存,必须寻求新的出路。

从头开始,必须树立为人谦逊的崭新形象。勇敢地走出自以为是的泥潭,虚心地向社会上能人志士求教取经,拓宽生存空间,最大限度地获取生活资源。从头开始,必须摒弃世俗观念的偏见。过去每当看到秃头的人,总以为有那么点匪气。其实秃头者也有自己的苦衷和无奈,比如因患重大疾病而脱发的秃头,因工作岗位不宜长发而光头,或因其他种种原因而光头。事到临头才深知做人做事的不易。

从头开始,也是一种勇气。初开始总有那么一点羞赧,但时间长了,无论是熟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人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朋友,如果你在工、学、生活中遇到困难险阻时,建议你不要硬闯南墙,也来一次从头开始吧。在从头开始的时光里,会有许多惊喜在等待你去发现,去创造,去努力,去奋斗!